



夜旅人

赵熙之
著

时空交错
深夜相逢

当太阳陷落，月亮升起，
命运如同一座有序却纷乱的时钟，
拨动着两个不同时空。

世间最美好的事——在你的时空睡去，在我的时空醒来。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赵熙之
著

夜旅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旅人 / 赵熙之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00-1846-4

I. ①夜…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3531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夜旅人
作者 赵熙之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王瑜
责任编辑 余苾 苏双鸽
特约策划 王婷
特约编辑 王婷
封面设计 小贾
封面绘图 starry 阿星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1/16 680mm × 970mm
印张 22.5
字数 360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1846-4
定价 32.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22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	他来自 1937	001
Chapter 2	过路的朋友	022
Chapter 3	避不开的明天	042
Chapter 4	别无选择	064
Chapter 5	猝不及防的拥抱	087
Chapter 6	莫比乌斯环	108
Chapter 7	时空转换，似曾相识	131
Chapter 8	蜜桃味的别离	152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9	记忆的轮回	172
Chapter 10	扑朔迷离，欲盖弥彰	193
Chapter 11	讽刺的“新希”	213
Chapter 12	疑点重重，披荆斩棘	233
Chapter 13	奇妙的时空延续	254
Chapter 14	两个人的“战场”	274
Chapter 15	混着梅子味的亲吻	291
Chapter 16	尘埃落定	312
尾声	The book of life	338
番外	蜜月旅行	345
后记		352

过了零点，路灯恹恹。

一场雨欲落又止，深夜空气里只有闷闷的热。

殡仪馆外停了一辆警车，大众帕萨特，左侧车尾刷着编号 H3987，车窗开了一半。

外面一男一女挨着车窗抽烟，宗瑛坐在副驾上开一盒豆豉鲮鱼罐头，拉环断了，只能用刀。

刀尖稳力扎入，调整角度划绕半圈顺利启开，倒扣罐头，只滚下来一颗油腻豆豉，孤零零地趴在凉掉的米饭上。

车外男警掐灭烟头，看一眼车内，“宗老师还吃得下啊？我刚才都要吐出来了。”

“多出几次现场，吐着吐着就习惯了。去，把防护服收了回局里。”抽烟女警吩咐完后辈，转过身同宗瑛说，“别吃了，这盒饭是他们中午剩的，天这么热早该坏了。”

她夹烟的手指搭在车窗玻璃上，烟雾飘进车内。

宗瑛抬起头，把盒饭放到一边，徒手去撕余下半圈未启的罐头盖。

饥饿的人不择手段，宗瑛十二个小时没有进食了。

马不停蹄出了三个现场，辗转大半个申城，一身的味道。

现场勘验和尸体解剖都是体力活，从防护服里解放出来的身体，筋疲力尽，并且饥肠辘辘。

宗瑛额头上细密的汗珠不断往外冒，制服衬衫后背上是一巴掌大一块汗印子，灰板肩章上的四角星花被车内昏黄的灯映得很亮。

她用力过猛，锋利的金属片猝不及防割破右手虎口，这时候手机响了。

被切开的皮肉瞬间涌出血来，混着食物的油脂往下滚。

铃声越发急促，宗瑛瞥一眼来电显示，不动声色地从裤兜里摸出酒精纸，单手撕开包装袋，擦拭油脂与血液。

“怎么不接啊？”车外女警将手伸进车内，正要替宗瑛接时，铃声却歇了。

女警抓起手机点亮屏幕，“盛秋实——未接来电。”

紧接着进来一条短讯：“你弟弟急诊入院。”女警敛起眼睑，手机又“叮”了一声，进来第二条短讯：“需用血，速来。”

女警意味不明地勾起嘴角，将手机屏转过去示向宗瑛，“去吗？”

宗瑛抬起头，屏光照亮她的脸。酒精压在伤口上是密集的刺激，但拿开后这痛苦马上就消失了。

她正要回话，手机铃声再度响起——是局里来电。

宗瑛拿回手机，接通后那边说：“交通事故，需要你同小郑去一趟，地址马上发给你。”

她移开酒精纸后，血珠子继续往外冒，汇聚成一条线顺着掌纹往下滴，一直落进鲑鱼罐头中。

她复抬头，看着窗外回道：“这里还没结束，我让选青和小郑过去。”

远处墓园里密密麻麻矗着墓碑，她移开视线挂掉电话，同车外女警讲：“选青，代我出个现场，下次替你双份。”

薛选青拉开车门坐进驾驶位，疲惫的叹气声里藏了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但最后摁灭手中的烟，还是妥协成交，“走吧，送你一段。”

“不顺路，那边有急事，你们抓紧时间去，我打车就行。”

薛选青看她下车往外走，于是打开车大灯照她一程，只见那个背影抬起手臂来挥了挥，很快就拐个弯，消失在视野中。

小郑整理妥当返回车内，被告知局里先不用回了，还要再出一个现场。他唉声叹气一番，发觉脚下踩了个皮夹，拿起来一看，皱眉问薛选青：“这是宗老师的钱夹吧？”

薛选青迅速一瞥，暴脾气马上蹿出来，“册那，不带钱打鬼个差头（出租车）！”

警车驶出街道，薛选青一路搜寻都未见宗瑛身影。

小郑说：“那我打个电话给宗老师。”

薛选青却突然掉转头，带了点怒气似的驳道：“不要打，随她去。”

半夜难打车，宗瑛又是一贯的没好运，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司机探出头来，半沪半普地讲：“唉，车后边已经有人了。警察同志，你等别的车吧。”

他自己挂着空车灯，被拦下来又讲已经载了人。宗瑛这时已无法再等，报了医院地址问他是不是顺路，司机便讲：“顺路倒顺路的，不过要问问后面的先生肯不肯。”说着当真掉过头去征求意见，“这位小姐到医院去有急事的。”

后座的确有一人，他和气地说：“我不赶时间，请你随意。”

宗瑛在车外听到回应，拉开后门车坐进去，这时她才有空闲仔细处理伤口。

虎口往大鱼际方向割开大约四厘米，切进去很深，摊开手来，掌心全是血。

左手探进裤兜，却发现酒精纸已经用完，她犹豫一下，最终还是开口问司机：“师傅有纸巾吗？”

司机瞥一眼空荡荡的抽纸袋，“还真不巧，正好用完了。”

宗瑛闻言，刚要将手握起，旁边“不赶时间先生”却突然递来一块手帕，素色棉织物，吸水佳品。

宗瑛一怔。

“没有用过，干净的。”

他说话时一张脸陷在阴影中，白衬衫黑长裤，膝盖上搭了一只公文包，脚边放了一把伞——黑色折叠伞。

虽然天闷得很，但并没有下雨。

而他的伞是湿的，脚垫上聚了一摊水。

宗瑛敛回视线，接入手帕，干瘪地道了一声谢。

“不必客气。”他说。

宗瑛压紧了手帕止血。

司机打开电台，恰好是深夜新闻时政谈话节目，时有听众互动。宗瑛幼年时这节目就已开播，那会儿她外婆总讲，大半夜竟有这么多人睡不着。

夜里还匆匆碌碌的人，有常人看不到的故事。

今夜车子与红灯绝缘，一路没停驶入医院。

车子停稳后，宗瑛腾出手来掏口袋，竟未寻到钱夹。

“不赶时间先生”善解人意地开口：“既是顺路，就当作我们一起叫的车，不必另外再出。你有急事，快去吧。”

司机原本还想捞外快，眼看要泡汤，心有不甘地讲：“你们不认识的呀，怎么能讲是一起叫的车呢！”

“已经认识了。”他说着伸手做请的姿势，俨然一副老派绅士送人走的模样。

宗瑛手里还握着血迹斑驳的手帕，临关门了再次道谢，却得对方一句——“不必谢，我们会再见面的。”

他稳稳坐着，昏灯映照的脸上是体面微笑。宗瑛还想再仔细辨那张脸，对方却已经关上了车门。

车子掉转方向，重新驶出了医院北门。

宗瑛在原地站了三秒，迅速转身踏上台阶，匆匆步入大楼。

这是她二十四小时内第二次来医院。第一次是昨日早晨，她避开盛秋实的门诊，做了颅脑核磁检查，但未取到报告。

第二次是现在，有人需用血，而她恰好是那个供血者——分明是异母姐弟，却离奇共有同样罕见的血型。

进电梯，上七楼。走廊里的电子挂钟显示“02:19:37”，红彤彤一串数字，每次闪动仿佛都生死攸关。

按说是十万紧急的事，可她因为疲劳而过速的心跳很难再体会多一层的急慌。

她拿出手机正要打电话给盛秋实，对方却已经迎面快步走来。

宗瑛将受伤的右手藏进裤袋。

盛秋实一把抓过她，二话不说带她去病房。重症监护，因此宗瑛只在外边看了一眼就去隔壁采血。

宗瑛并没有过问急诊原因，站在一旁帮忙填表的盛秋实主动同她说明：“宗瑜舅舅带他回家出了车祸，他送来医院抢救，他舅舅没这个好运，当场死亡。医院已经通知宗瑜妈妈，应该也快到了。”

他讲话期间，实习护士将宗瑛的浅蓝色衬衫袖卷到上臂，系紧扎带，用凉凉的碘伏和酒精在肘窝抹了一大块。

实习护士对着白光寻找血管，却一直犹犹豫豫。

外面走廊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

隔着一扇门，宗瑛听到她大姑的声音。高嗓门，语气急迫，无非是质问事故又佐些抱怨，想要进去探望却被护士阻拦，如此就更添怨急，以至于讲个不停。

深夜里情绪似游乐场中坐过山车，起伏不定，更易极端。

大姑是十足激动，宗瑛是反常的平静。

实习护士仍无把握下手，额头泌出一层薄汗。

宗瑛说：“我自己来吧。”

“啊？”实习护士抬头一愣，却听盛秋实说：“你听她的。”

他说着将笔插回白大褂口袋，“她以前在医院时业务很好的，你学学。”随后递了表格，打算出去见一见宗瑜妈妈和宗瑛大姑，但这时却听外面大姑开口抱怨——

“宗瑛怎么还没来？抽了血还要检查制备，两个又是亲姐弟，听说亲属血勿能直接用，还要辐照，个么都需要时间，片刻不好耽误的！打电话催催。”

“这位家属懂得蛮多的，还晓得制备辐照，听起来老有经验的样子。”另一个护士收了表格，顺口一评。

盛秋实都走到门口了，却没开门。

外面又讲：“要是宗瑛还在医院上班，也就勿要这样等了呀！”大姑突然将急怨全撒到宗瑛身上，“放着医生不做，弄到现下这个地步倒好了伐？庆霖整日里只顾公司，也勿盯她！她现下跟她妈妈一样阴阳怪气，天天同死人打交道，一身怪味道，哪个要同她谈朋友？这样晦气，当心将来嫁不出去！”

宗瑛低头寻到血管，16号针头刺破皮肤，没入静脉。透明导管有了颜色，三联血袋在晃动中逐渐充盈。

她微微合了眼，没有椅背可挨，就只能紧靠着墙面，获得一点支撑。

盛秋实推门出去，同时又关上门，与外面的大姑及宗瑜妈妈打招呼，之后无非是带她们去楼下诊室等待，免得在这里吵到别人。

外面走廊重获安静，室内似有血气流淌。

采液控制器的数字稳步上跳，实习护士取过创可贴在手臂入针处贴好，宗瑛这时说：“再给我两个。”

实习护士这才注意到她右手伤口，于是赶紧拔了针头缠好绷带，将余下的一联创可贴都给了她。

宗瑛迅速贴好，拉下袖子，起身就是一阵眩晕。

护士反应过来要将糖水给她，可她已经带上门走了。

进电梯，下行至二楼。

电梯里惨白的顶灯照得人心慌，宗瑛索性闭上眼。“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她刚睁眼就看到盛秋实挤进来。

他伸手按到一楼，“我有个急诊的会诊要去，马上就回来，你先去诊室休息一下。”说着就推宗瑛出了门。

宗瑛走到护士站，一个护士正忙着泡茶。她与宗瑛是旧识，一抬头便脱口而出：“宗医生！”

“梁护士。”宗瑛应一声，她便将两个纸杯推过来，“你家人要的水，我正好要去查房，你要是去诊室的话刚好带过去。”

寥寥茶叶或浮或沉，水面泛着白光。宗瑛端起两个纸杯走向诊室。

推开门，双排灯通亮，没有一点温情，像是躺在无影灯下，教人无可遁形。

宗瑜妈妈坐在沙发上无动于衷，双手拢在脸上，掩住几近崩溃的情绪。

大姑抬头看她，宗瑛将纸杯递过去。

大姑扫一眼她的制服，又因嗅到怪味皱眉，“今天值班啊？”

“是。”

“从单位过来的？”

“不，殡仪馆。”宗瑛端着纸杯的手悬在空中。

大姑脸色微变，也不伸手去接那一个杯子。

宗瑛遂将杯子放在沙发茶几上，随后直起身走到窗边，尽可能地远离了靠墙沙发。

“你看你现下这个工作多辛苦，酬劳又少。小姑娘家，一身这种味道实在不讨喜。我之前讲得那样直接，也是为你好。”

是为你好。

夜越深越闷，外面轰隆隆响起了雷声，宗瑛挨着玻璃却捕捉不到一丝外面的新鲜空气，室内闷得像陷在泥淖中，里面蹿出粗壮有力的藤蔓来，死死缠住她往下拽。

大姑又说：“你有好一阵没回家了是伐？有空要回去看看，老一个人住会孤僻的。”

“你爸爸这个当口又出差了，也不知道小瑜会出什么岔子，你毕竟是阿姐，多少要顾一顾。”

“你今天还回单位伐？”

宗瑛看着大姑不停地翻动着干燥的唇瓣，视线又落到纸杯上。

她递去的茶水，大姑碰也没有碰一下。

闪电几乎是贴着玻璃炸开，宗瑛转身垂眸看向楼下。

一个眼熟的身影从大楼中走出来，白衬衫黑长裤，拎一只公文包，还有一把伞。

宗瑛认出他，正是出租车上那一位不赶时间先生。

雷声乍响，雨终于落下来，梧桐叶在风雨中挣扎，他撑开了手里的折伞。

宗瑛这才看到黑色伞面上的白色莫比乌斯环，底下刷着数字“9.14”。

那是她的伞。

宗瑛冲下楼到门口时，迎接她的只有漫天雨帘。

救护车乌拉乌拉驶入急诊大楼，紧接着一阵嘈杂与人来人往，通通融进雨里，夜里。

视线中，一个穿白衬衫撑黑折伞的都没有。

她跑下来用时只用了三十七秒，对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宗瑛甚至怀疑自己幻视了。

地湿得那样快，车轮轧过时已能激起水花，暑气在夜雨突袭中溃不成军，大厅内溢进来一种潮潮的凉。

宗瑛往后退几步，又转个身，径直在入口长椅处坐下，平顺呼吸。

外面救护车的声音停了，只有雨声滂沱，多的是新鲜空气涌入，替换身体里沉积的废气。

双排灯倏忽灭了大半，只有很少的人在一楼走动。宗瑛伸长了腿，合上眼，气息也渐缓。

好像是上了楼梯，又像是踏上了云朵，脚下软绵绵的并不踏实，但也走得有惊无险，继续往前却突然一个踏空，跌出梦境，整颗心脏似也跟着猛坠到地。

她睁开眼，有些心悸，却又猝不及防被人拍了肩。

“怎么坐这里？”是会诊归来的盛秋实。

“下来抽烟，不小心睡着了。”宗瑛随意找了个蹩脚的理由，身体前倾，靠一双手撑住额头。

盛秋实说：“这里容易着凉，不要弄出热伤风来。”他双手插回白大褂口袋，

看一眼外边变小的雨势说，“等雨停了，你就回家睡，现在还是先上去坐坐。”

宗瑛并不想动，但对方实在有耐心，就站在一旁等她，等她愿意起来为止。

“你大姑说话是重，但她向来如此，你不要往心里去。”对方积极地试图开导她。

宗瑛也不负苦心，应了一声：“嗯。”

她起身跟着盛秋实上楼，对方又问她白天是不是有的休息，她挨着电梯墙实话实说：“要备勤。”

电梯门打开，盛秋实回头看她一眼，突然觉得她像一台机器，一台穿制服的国家机器。

推开诊室门，大姑与宗瑜妈妈仍在。

大概是得到了一些劝慰，宗瑜妈妈的情绪稳定许多，但眼眶仍是毫无意外地发红。她看到宗瑛进来，用浓重鼻音低声说了一句：“宗瑛，谢谢你。”

宗瑛还没回话，大姑却说：“之前你突然跑出去，骇了我一跳！”她自言自语一样发牢骚，“从小到大，做任何事情，总弗与人打招呼。”

盛秋实同宗瑛递了个眼色，暗中指指电脑桌后的一把椅子，叫她去那边坐，自己则拖了把椅子坐到沙发对面，与两位家属说：“这次事故好像还比较严重，急诊那边都已经有媒体来过了，现在能通知到宗瑜爸爸吗？”

“在国外出差的，哪里能马上回来？”大姑愁容满面，又有点焦躁，“记者也是闲得没事做，这种事情哪里还要放到台面去议论的？也勿晓得会不会对公司有影响。”

那边嘀嘀咕咕议论，宗瑛却并不太关心事情原委。

她手肘不小心碰到鼠标，电脑屏幕亮起来，是她久违的 PACS（影像归档与通信系统），查询终端，并且已经登录，拥有调阅权限。

读影界面显示的正是宗瑜的颅脑检查影像，3×4 的 12 幅排列格式，她一幅幅审阅下来，基本可以确认宗瑜的脑部伤情况——

很幸运，没有什么大碍。

外面雨声渐小，宗瑛闭上眼，主动屏蔽了室内的交谈声，竟能清晰听到石英钟嘀嗒嘀嗒走动的动静。

心率被走针声越催越快，弯曲的脊柱令人呼吸不畅，让她回忆起昨天早上被推入检查仪器的瞬间，有密闭的窒息感。

她突然难受地叹出一口气，随即睁开眼，握着鼠标的手鬼使神差地重新点开了

查询界面。

盛秋实突然偏头看过来，问她在点什么。

宗瑛输入病历号精确筛选，顺利调出属于她自己的核磁检查影像。

她答：“扫雷。”

屏光半明半昧，未经标记与增强的原始影像中藏着“判词”。

经验老到的临床医生，可就此做出诊断。

十分钟后，在屏幕上努力捕捉信息的眼光逐渐暗淡，前屈的脖颈也缓缓后收，宗瑛双肩垂塌，呼吸有一瞬的窒闷和消沉，最终重新靠回椅子上，交握起双手。

这个夏夜的诊室中，竟从脚底攀上来一种幽幽的冷。

周遭好像一下子都安静了，连走针声也听不见，但霎时却又有喧哗破门而入。

宗瑛抬头，只见有三个人冲进来，像煞有介事地举着录音笔、相机叫嚣着要采访当事人。大姑及宗瑜妈妈都有些措手不及，盛秋实霍地起身，大声请对方出去，“这里是诊室，不接受采访。”

拿录音笔的那位连家门也不报，径直奔向宗瑜妈妈开门见山，“请问你是死者家属吗？”

“死什么死！你讲哪个死了？”大姑伸手猛地一推，对方仍不改目标，只盯住宗瑜妈妈，继续逼问：“请问你是死者邢学义的妹妹吗？邢学义为什么会在凌晨带外甥出门？你对此事知情吗？”

装满疑问的探针凶戾地扎出去，是一种粗暴的入侵与冷漠。

大姑怒火中烧，一把拿起茶几上的纸杯就泼向对方，“都出去！”

电子相机按动快门的声响起来，盛秋实上前阻拦，但仍有眼尖的发现了坐在电脑桌后面的宗瑛。

浅蓝色制服衬衫格外惹眼，那人将镜头直接对准宗瑛，旁边的人立即冲过来发问：“请问你是负责本案的警官吗？”

就在对方按快门的瞬间，宗瑛偏过头，抓起桌上的处方本挡了侧脸。

她皱着眉拒绝回答，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却不断，随之而来的各种质问，宗瑛一句也没有听清楚。

内心此刻迫切企望无人叨扰的清静，偏偏要被架上喧闹审问台，每一秒都煎熬。保安姗姗来迟，重新恢复安静的诊室里，却添了几分狼藉与沮丧。

从刚才对方咄咄逼人的架势中，宗瑛意识到这似乎不仅仅是一桩性质简单的交

通事故，或许牵扯了更多事情，但她现在没有精力去关心。

时间指向凌晨三点五十六分，雨歇了，夜黑黢黢，每个人脸上都挂着过劳的麻木，各自瘫坐着一言不发。

宗瑛回过神，强打起精神握住鼠标，选中她自己的那条调阅记录，删除。

她起身，将椅子推进去，同盛秋实说：“雨停了，我先走一步，有事再联系。”

盛秋实本要送送她，她走到门口却讲：“这个点病房里随时会有急事，你留在这里比较妥。”语毕，习惯性地用身体顶开门，悄无声息地走了。

夜色潇潇，地上湿漉漉的。

出了医院门左拐，是宗瑛回家的路。凌晨四点多，街边店铺几乎都落了门锁，只有马路斜对面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亮着暖白光，像一只透明的储粮匣子。

汽车驶过，带起哗啦一阵水声，又迅速消逝。

宗瑛快步通过人行道，推开便利店的门，铃声响起来。

“欢迎光临。”兼职夜班的学生机械地招呼她，声音有气无力。

宗瑛从货架上拿了一桶面，打开冷柜取了一瓶水，打算结算时，又转身多拿了一桶面。

“十三块四。”兼职生言简意赅。

宗瑛一摸口袋，想起未带钱夹，于是只能用手机支付，屏幕显示还剩百分之一的电量，同人一样，它也快撑不住了。

接了开水泡面，宗瑛在挨窗的绿色长桌旁坐下，冷气拼命往下吹。

她拧开瓶装饮料，一口气饮下去大半，空荡荡的胃像一只瑟瑟发抖的水袋。

无人进店，兼职生就忙着报废煮烂的关东煮，一个说：“这个魔芋丝已经烂得不像话了，这个丸子也要丢掉。”另一个在旁边填报废单，忙完了两个人又争相把洗锅换汤的工作推给对方。

宗瑛在小小的争执声中揭开锡纸盖，泡面浓烈的味道迫不及待地溢出来。

面汤滚烫，辣椒油满满浮了一层，宗瑛吃得额头冒汗，看似爽快，胃却开始抗拒，但她坚持吃完了整整两桶面。

其间薛选青打来一次电话，手机屏亮起，用百分之一的电量顽强撑了二十秒，最终一片漆黑，似一颗星球的熄灭。

饱足的身体好像真的无忧无虑，所有苦恼与琐碎都在玻璃门外。

宗瑛在便利店坐了很久，直到有货车来配送当天新鲜的饭团与面包，她才意识到天快要亮了。

天总归会亮，城市里的人也总要醒来为生计奔忙，宗瑛起身回 699 号公寓。

公寓距医院很近，步行只十几分钟。空气新鲜湿润，路上有早起买饭的小囡，也有准备出去晨练的老先生，街道尽头不慌不忙明媚起来，是延续百年的市井。

始建于一九三〇年的 699 号公寓，是一座曲尺形大楼，一共七层，位于城市中心，闹中取静，历经战火变迁，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

早年宗瑛外婆住在这里，外婆随么儿出国后，就只剩宗瑛一人居住，算是她的家。

因为忙碌只能住宿舍，她已有数日未回 699 号，正对门一株法国梧桐经过一夜风雨吹摇，落了一地绿叶。

圆拱大门顶上嵌着方方正正的彩色玻璃，有日头的晨光，映得满地斑斓。

刷开门禁进楼，现代电梯早已取代三十年代的老电梯，几十家住户亦都是后来搬入。

宗瑛住顶楼，旧式跃层套房，在那个世纪也是极时髦便利的，唯一不好是窗，细条窄框，公寓因此常年缺少阳光，始终阴阴郁郁。

楼道里满是米粥煮沸的人间味道，宗瑛却似地狱里的一只幽魂。

她几乎是进屋就再无余力，“哐当”一声关上门，走几步彻底陷入沙发里。

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屋子里暗沉沉的，几分钟过后，宗瑛缓缓睁开眼，第一个反应是如往常一样去拿案几上的茶杯。

她大概是脑子发昏，茶杯递到嘴边就饮。

干渴了的喉咙先是欢呼水的到来，紧接着才让她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水是热的。

现代人的失联是从关机开始的。

车祸现场的路障早已经清除，天亮雨停，甚至出了太阳。

忙了整夜的薛选青站在街边焦躁不安，她已经拨了十几遍宗瑛的号码，起先还有嘟声，到后面全变成对方已关机。

前所未有的。

于是她放弃拨宗瑛的手机，往她宿舍打电话——没人接。最后又拨向 699 号公寓，手机里“嘟……嘟……嘟……”地响，就在她要挂时，电话那边的嘟声戛然而止，

替而代之的是拎起电话的动静——

她太阳穴突突地跳，张口即骂：“册那！热昏头了是伐？你存心关机的是伐？！”

可电话那边却是年轻的男声，温和应对她的暴怒，“你好，需要找哪一位？我可以替你记录。”

陌生、异常。

她反复盯看了屏幕上的显示内容——分明是 699 号公寓的固定电话。

那边又和和气气问了一遍：“请问找哪一位？”

薛选青心头一撮火苗好似立刻被淋了桶油，字正腔圆地回了过去：“你是哪个？！叫宗瑛接电话！”

正是凌晨五点五十八分，那边“咔嚓”一声挂断了。

急促的“嘟嘟嘟”声响起，薛选青直接愣住，再拨，只提示占线——对方空置了电话听筒。

凌晨五点五十八分，也是宗瑛回到 699 号公寓，摸出钥匙开门的刹那。

被莫名其妙挂了电话，薛选青在原地蒙了好一阵，回过神掀开漆黑的雨帽，将额前湿发往后捋，露出满脸的焦躁。

在旁边等了许久的小郑讲：“薛老师，我们先去吃早饭吧。”见她不答，又主动建议，“吃生煎好不好？”

薛选青哪里有心情吃早饭，摸出车钥匙丢给小郑，“你自己先回局里，我去找宗瑛。”

雨过天晴的早晨，车流往来不歇，人声鼎沸。

六点十分，薛选青挤上了去 699 号的地铁，宗瑛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她屏息听了会儿，屋子里除老式座钟的声音外，没有其他动静，于是低头打开茶几柜，拖出铝合金勘查箱，咔嚓解锁，套上乳胶手套，取一只物证瓶，把马克杯内的温水装进去，同时打开物证袋，放入马克杯，封口。

宗瑛紧接着又起身走向厨房，半开放式的空间里整洁干净，流理台上摆着一只电热水壶。

指腹贴上水壶表面，温度在四十五到五十摄氏度之间，按照经验判断，烧水这一行为发生在二十分钟内，意味着凌晨五点多的时候，这个人还在她家里。

厨房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被动过，宗瑛打开垃圾桶，在里面发现一只牛奶盒，已经空了。她拣出来，封口处的生产日期标注“2015-07-21”，是前天灌装的牛奶。